

與會有感

高明道

10月29日，法光文教基金會舉辦「佛教教學發展的創新與薪傳」佛學教育研討會，筆者有幸全程參加，收穫匪淺。例如最後一場開放討論時，有位資深尼師提出「『學術』是指什麼」的問題。此一疑案，法鼓佛教學院的鄧偉仁老師義不容辭地積極回應，大意是說，學術跟學佛很像，追求對現象的正確理解，期能看清真相，並保持一種謙虛、時時反思的態度。這個答案跟筆者的認知極其相應，且看原來發問法師的表情，她似乎也非常滿意。的確，學術的精神與學佛的態度，許多地方不僅沒有矛盾，且更可相輔相成。不同的是，就信仰論，個人學佛可以達到一個究竟、圓滿的境界，但從事學術研究，在人類知識的領域內，始終都會有修訂或改進、突破或超越的空間。

學術與學佛原本就是那麼純潔，以自利、利他為關懷。然而正好研討會同一個星期，也碰到一件怪事：之前某次上課時，因有同學提出一個筆者雖無印象、但直接有所保留的說法，作為老師的我當然鼓勵同學多找一些資料，好考察個究竟。未料，幾周後跟同學討論目前探索到什麼地步，獲悉儘管資料不少，足以釐清佛教研究上某一概念，學生卻無任何意願整理、發表已經掌握的訊息。我很納悶請教其理由何在。結果，由於相關二手資料多見於印順導師的著作，學生望著我問：難道忘了若干年前如石法師因提出和印順法師不同的見解，被批得體無完膚？啊——！這位認真、用功、追求真理的同學仍被過去事件的黑影籠罩著，恐懼到一個不敢公開說出實話的地步。在筆者來看，這是國內佛學研究無比的悲哀，更何況導致如此結果的因跟純潔的學術和學佛，距離之遙，豈止八萬四千里。

最荒唐的是，該因和導師本人的精神與作風完全相違背。在此回憶兩個經驗跟大家分享。我的美籍師兄達安伯先生撰寫博士論文時，在贊寧的《宋高僧傳》上碰到一句怎麼讀都讀不懂的話，最後決定向印順導師請益。拜訪導師之後三四天，意外收到老人家的鴻爪，對該句古文的解讀提出修訂。達先生近三十年前跟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，對導師的風範表示由衷欽佩：他自己只是個年輕洋學子，從輩分、學識等角度看，二人條件何其懸殊。不過德高望重的老法師居然親自提筆寫信，對一個素昧平生、以後可能再也看不到的外籍晚輩竟說聲抱歉，因為當天臨時看那句古文，解說得不盡圓滿，後來再思索，產生了不同理解，故致函告知。回憶起來，就看到鄧老師所謂謙虛、反思活生生的榜樣，令人感動。

第二個經驗是：十幾年前筆者在中華佛學研究所指導一位身為導師徒孫的同學。這同學進行論文時，發現自己獲得的結論異於導師的說法，就開始掙扎，陷入擔憂，最後寫信向兩位師長說明狀況，並請示處

置之道。依她自己的描述，兩位師長「不惜舟車勞頓之苦，慈悲地為筆者謁見印老，並請教他老人家如何處理。很快地筆者得到老法師的開示：『研究到什麼，就把它寫出來，不要有什麼顧忌。』」（見德範法師中華佛學研究畢業論文的《自序》。）難道這不是反映最典型的學術態度，開明坦然？我認為真正秉持導師的精神，不在製造一種恐怖氣氛，害得佛門年輕學者這個不敢碰，那個也不敢提，大家當啞吧或應聲蟲才安全，而在堅持那顆學術、學佛共同的純潔自利利他、為真實而努力的心。

